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崔生遇仙記

開元天寶中，有崔書生者，於東周灑谷口居，好植花竹，乃於戶外別蔣名花。春暮之時，英蕊芬鬱，遠聞百步。書生每晨必盥漱獨看。忽見一女郎，自西乘馬東行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。女郎有殊色，所乘馬駿。崔生未及細視，而女郎已過矣。明日又過，崔生於花下行致酒茗樽杓，鋪陳茵席，乃迎馬首曰：「某以性好花木，此園無非手植。今香茂似堪流盼。伏見女郎頻自過此，計僕馭當疲，敢具簞醪，希垂憩息。」女郎不顧而過。其後青衣曰：「但具酒饌，何憂不至。」女郎顧叱曰：「何故輕與人言！」言訖遂去。崔生明日又於山下別緻醪酒。俟女郎至，崔生乃鞭馬隨之。到別墅之前，又下馬拜請。良久，一老青衣謂女郎曰：「單馬甚疲，暫歇無妨。」因自控女郎馬至堂寢下。老青衣謂崔生曰：「君既未婚，予為聘可乎？」崔生大悅，再拜跪，請不相忘。老青衣曰：「事即必定，後十五日大吉辰，君於此時，但具婚禮所要，並於此備酒饌。小娘子阿姊在灑谷中，有微疾，故小娘子日往看省。某去，便當咨啟，至期則皆至此矣。」於是促行。崔生在後，即依言營備吉席所要。至期，女郎及姊皆到。其姊亦儀質極麗。遂以女郎歸於崔生。母在舊居，殊不知崔生納室。以不告而娶，但啟聘媵。母見女郎，女郎悉歸之禮甚具。經月餘日，忽有一人送食於女郎，甘香特異。後崔生覺慈母顏衰瘁，因伏問幾下。母曰：「吾有汝一子，冀得永壽。今汝所納新婦，妖美無雙。吾於土塑圖畫之中，未嘗識此，必恐是狐媚之輩，傷害於汝，遂致吾憂。」崔生入室見女郎，女郎涕淚交下，曰：「本侍箕帚，便望終天，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，明晨即便請行，相愛今宵耳。」崔生掩淚不能言。

明日，女郎車騎至。女郎乘馬，崔生從送之。入灑谷三十餘里，山間有川，川中異香珍果，不可勝紀。館宇屋室，侈於王者。青衣百許，迎拜女郎曰：「小娘子，無行崔生，何必將來！」於是捧入，留崔生於門外。未幾，一青衣傳女郎姊言曰：「崔生遺行，使太夫人疑阻，事宜便絕，不合相見。然小妹曾奉周旋。亦當奉屈。」俄而，召崔生入，責消再三，辭辯清婉。崔生但拜伏受遣而已。遂坐於中寢對食，食訖，命酒，召女樂洽飲，鏗鏘萬變。樂闋，其姊謂女郎曰：「須令崔郎卻回，汝有何物贈送？」女郎遂出白玉盒子遺崔生，崔生亦自留別。於是各嗚咽而出。行至灑谷，回望千岩萬壑，無路徑，自慟哭歸家。常見玉盒子，鬱鬱不樂。

忽有胡僧叩門求食，崔生出見，胡僧曰：「君有至寶，乞相示也。」崔生曰：「某貧士，何有見請？」僧曰：「君豈不有異人奉贈，貧道望氣知之。」崔生因出盒子示胡僧，僧起拜請曰：「請以百萬市之。」遂將去。崔生問僧曰：「女郎是誰？」曰：「君所納妻，王母第三個女玉卮娘子，他姊亦負美名在仙都，況復人間，所惜君娶之不得久遠。倘住一年，君舉家必仙矣。」崔生歎怨迨卒。